

READING TIME

阅读时节

与阅读有关的趣味、经历和感悟

陈蓉 陈云昭
编著

文化学者
作家
阅读访谈
诗人

庞培
邴波
马家辉
杨键
莫砺锋
叶兆言
许知远
许纪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ADING
TIME

阅读时节

与阅读有关的趣味、经历和感悟

陈蓉 陈云昭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时节 / 陈蓉, 陈云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161—3125—1

I. ①阅… II. ①陈… ②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2088号

出版人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赵勤英

王 斌

张文池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03千字
定 价 3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从春天开始记录

陈蓉

从春到夏这段时光，总是春意蓬勃，色彩跃动。

2012 春天，江阴图书馆沾染着四月窗外丰富的气息、舒服的空气和浓郁的春的气息，在宏大建筑内，在无数读者的憧憬中，缓慢而持续地弥漫开。

香港的马家辉先生带着自己“生命里的八间图书馆”，生平第一次，到了大比例中国地图上无法标识出的江南小城市。一路风尘仆仆，憔悴间依然难掩“图书馆”与其成长紧密相连的温热和情感：“阅读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它并没有什么神秘和特别之处需要去思考意义了。”讲座现场坐着、站着四百多位读者，专注聆听着，毫无阻挡地进入他人生阅历里的真实感悟。从香港到江阴，从专栏作家、学者到普通听众，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传递出美好相通的阅读追求和理想。

2013 春天。披微卷齐肩发、随意言谈间掠过腼腆笑容的“大男孩”许知远，高高大大地来了。经不住

近乎一年的多次邀请，他终于从满满的行程中挤出一天时间，留给我们。《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瞬间铺展成可听到和可靠近的阅读游历，鲜活成图书馆春天里的又一个记忆。

和他俩一样，拥有无数锐利思想和话语的作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如叶兆言、郦波、莫砺锋、祝勇……陆续登上江阴图书馆的市民大讲坛，进激学识和观点，并和我们的馆刊《读读书》编辑对话、交谈，侃侃而谈他们各自的阅读人生。他们都是阅读的受益者、收获者，走进江阴这样的小城市，分享思想成长中阅读给予他们的巨大力量，成了这座城市文化卷册中的重要一页。

由此，我们需要记录。如同记录每一个相似却又透着不同信息和气息的春夏秋冬，把曾经在图书馆发生的四季阅读和美好，和普通读者心里升起的温度，诚恳地聆听、记录、整理和分享。我们试图去忠实地记录每个讲者、谈者和阅读者，每一段文字和观点，都是一个阅读角度的呈现。试着去观察，在他人的阅读攀爬中，探寻某种领悟和启发，正是阅读的魅力之一。

开始这种记录，也是阅读推广人的用心用力之所在！不管是承认阅读正被边缘化，还是一厢情愿地假想着阅读必将带来美好生活，我们都愿意从春天出发，情意满满地告诉自己 and 他人，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普通阅读，打破时空樊篱，到达一生中未知的领域，真正进入远远超出你想象的民族、社会和世界，在文字旅行中获得良知、智能和思想。并慢慢考量自己和世界的联结，用精神构建起生命存在的方式和意义。若能得此共鸣，幸甚！溢感！

目 录

阅读思忆

- 我的读书生涯 文/梅丹理(美) / 002
- 塞拉的变奏 文/鹿培 / 008
- 良辰 文/鹿培 / 013
- 女人与书房 文/艾小柯 / 018
- 书 文/艾小柯 / 022
- 读书之“闲” 文/陈武 / 027
- 关于漂泊者的“火车图书馆” 文/周眠 / 030
- 烂笔头 文/周眠 / 034
- 让书房只留下一本书 文/陈武 / 037
- 读书与修行四大法则 文/朱敬一 / 041
- 书房和屁 文/朱敬一 / 044

只因它们拨动了我心中的弦 文 / 吴正毅 / 047

阅读的仪式 文 / 虔凡 / 051

能阅想阅之书 文 / 冯佳佳 / 055

文学的巧克力梦工厂 文 / 江北 / 058

风在往书店的方向吹 文 / 马阳杨 / 069

那人那书店 文 / 冯佳佳 / 073

阅读访谈

叶兆言：自由选择永远是第一位的 采访 / 陈云昭 / 078

许知远：书是我的安全毛毯 采访 / 陈云昭 / 092

庞培：阅读高于书籍 采访 / 陈云昭 / 104

莫砺锋：偶然的诗歌生活 采访 / 陈云昭 / 118

马家辉：我活得像羊吃草 采访 / 陈云昭 / 136

许纪霖：“书读完了”——许纪霖访谈 / 148

杨键：诗只是我存在的一种方式——杨键访谈 / 153

梅丹理：我要探讨最属于我只有我能解答的问题 采访 / 冯焱 / 163

郦波：阅读的时光很有质感 采访 / 陈云昭 / 173

郁志刚：书斋里的生活方式 采访 / 陈云昭 / 178

阅读散记

扮演一回“自己”——说说吴念真 文/速存磊 / 190

简朴生活的清澈与可能性 文/速存磊 / 193

路上书 文/艾小柯 / 198

回来做自己 文/杜若 / 201

读经典 文/周眠 / 205

《论语》中的春游记 文/周眠 / 208

找寻私人的精神家园 文/江北 / 211

心是孤独的猎手 文/江北 / 217

几米的绘本 文/吴正毅 / 220

“指向的道路总能通抵出口” 文/虔凡 / 223

已拆封的密信 文/鹿存玲 / 227

沙漠之梦 文/鹿小路 / 232

由阅读学会旅行 文/陈蓉 / 236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文/冯佳佳 / 240

听，植物在说话 文/丁鼎 / 243

读书的选择 文/几约 / 246

一路追到天尽头 文/郁黎华 / 249

I

阅读思忆

念小学时，我的一年级老师就像几百个小学生的母亲一样。她教我的时候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她也教过我几个哥哥，也教过我的姐姐。我们村里有好几家人的父母辈在她那儿上过一年级，儿女辈也在她那儿上过一年级。

——（美）梅丹理

1. 我的读书生涯

文 / 梅丹理（美）

念小学时，我的一年级老师就像几百个小学生的母亲一样。她教我的时候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她也教过我几个哥哥，也教过我的姐姐。我们村里有好几家人的父母辈在她那儿上过一年级，儿女辈也在她那儿上过一年级。在我最早的记忆中，认字的过程跟这位性格和蔼的老师完全分不开。但是命运很巧妙地为我设计了一个180度转弯的体验，因为我的二年级的老师脾气不好，并且跟我特别过不去。我是一个喜欢遐想或呆想的孩子，经常沉浸于自己的内心；母亲因为我讲话的深沉口气给了我一个外号——“法官”，但是二年级的老师最反感我那种经常发呆、答非所问的性格，常常叫男校长来执行肢体惩罚。我虽然不打

架，不欺负女同学，但我是班上挨木拍最多的学生（我一直记在心里，每一次惩罚要打二或三下，我那年总共挨了48拍）。后来我升了年级，没有再见到那位二年级的老师，但从家人那里听说她因脾气不好而被迫提早退休。回想起来我觉得有趣：因为这两位老师，我的启蒙时期有俨然分明的光明、阴暗两面！

我们家有一个尘封的书架，上面摆了一些属于父母年轻时代的书，但是我很少去碰书架上的书，因为到我童年时，母亲已经害了严重的忧郁症。我的母亲没有引导我去拿书架上的任何一本书，也没有跟我讲书架上任何一本书的内容，而我好像一直在等待她这方面的引导与首肯。因此我初步看的书不是家里的书，而是从老师发的图书订单上添购来的。回想起来觉得可惜：所看的第一批故事书没有跟母亲共享，而是用父亲给我的零用钱买来自己读的，是商品，而不是家里的藏书，因此在心中留下了与历史没有接上线的遗憾。

三、四年级的时候我迷上一套儿童百科全书，休息时间有时坐在戏场的篱笆边看书，有时积极地参加游戏，当时觉得这两件事一样好玩，我对两者不加以分别。到了六年级，我开始喜欢一些需要咀嚼的书。我迷上马克·吐温，还有麦尔维尔的早期小说，还有通俗的历史小说。七年级的时候我的母亲搬走了，我和爸爸一起过起光棍儿的日子，而爸爸是一个工作狂，因此我晚上、周末经常要一个人打发时间。我看了梭罗的《湖滨散记》和麦尔维尔的《白鲸》。麦尔维尔非常合我的胃口，因为他对人性和道德的探讨完全融入到生存搏斗的叙述中。我们村里的学校不大，一个年级的人数仅90人左右。我的同学中几乎没有别人在看《白鲸》那一类的书。我看得入迷，在休息时间经常在操场的墙边坐在阳光下看书。小学时没有人会讥笑我看书的习惯，但到初中就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我读得更入

迷，变得更孤僻，没有拉拢一群可以互相保护的朋友。我那些伙伴是一批可共欢乐不可共患难的棋友，我们算是高中的准知识分子。我们读了几本莎士比亚戏剧，喜欢讲话中加入一些古怪的旧词汇，而我是提供这种词汇最多的人，因为我喜欢看关于中古骑士的故事书。我的那些棋友都参加乐队或合唱团，只有我没有学音乐，但我读《白鲸》时，那种长篇的抒情散文在我的脑海中却能撩拨起一种类似于交响乐的效果，是我自己“楠塔基特式的飘雪橇”。麦尔维尔对人性的沉思像海面上彤云密布的远景，像一幅哥特式的舞台布景画，而前景里所演出的情节又充满冒险色彩，又充满发现的惊叹，但他的故事在骨子里是一个大悲剧。

到七年级我在操场旁边看书的习惯不知为什么引起了一群恶少对我的衔恨，他们好几次在操场上或回家的路上冲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我从来没有跟爸爸讲，因为不想让他感到焦虑。其实挨打的事让我变得更坚定：他们那种封闭狭隘的心态对我来说比拳脚更可怕，如果老活在怨气和暴力的阴影下，我担心自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可能因为读了几本追问人生价值的书，那几次挨打的事件在我心中主要形成了一种道德挑战。奇怪的是，我们家里一直放着一把猎枪，是我二哥留下来的，我周末偶尔会拿猎枪到附近无人的采石坑练射击，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拿枪去“收拾”那些恶少。我那时根本没有想起那把放在阁楼里的枪！只有后来，看了关于精神失常的美国少年到学校里扫射的报道，我才想起来：“还好当时我的脑子没有长歪，要不然我会想起阁楼里放着一把猎枪！”

我高中时又读了一遍麦尔维尔的小说，也开始读一些科学的东西。15—17岁时爸爸送了几本书给我，一本林语堂的《生活之艺术》，一本东方诗歌英译选本，一本爱默生的散文集，一本《地球太

空舰使用手册》(后者是早期生态学著作)。通过这几本书,我初步接触到关于东方和生态学的观念。我爸爸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总喜欢通过对话来启发我,喜欢问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方说我大学时期修了一门哲学,读了几本尼采的书。我爸爸是一位天生的思考者:他没有读过尼采,但他有兴趣听我讲读书的心得,而他提的问题确实让我从更深的层面看尼采。

大学时代我修了几门哲学,但感到很失望。老师讲的哲学不是我想象中的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哲学家们好像善于把一些规范化的课题摆出来,用逻辑的方法讨论,而我觉得对生命意义的探讨,难免要面对许多被编织在一起的问题,或者说要面对生命的本质和存在处境。我选了生物学专业,当时怀着一种非常个人主义的梦想,要拿生命科学的知识与自己的人文阅读结合到一块儿,按自己的方式组合起来思考。

大一、大二时,在修生物学的同时,看了几本关于东方思想的英译本,包括《道德经》、《论语》、《庄子》和佛教的初级读物。我开始欣赏东方的自然观。我年轻时对宇宙造化确实抱着一副敬畏的心肠,但不愿意去想一个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神。我觉得那种上帝观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弯路。我读老庄译本的时候,觉得很合我的口味。其中不但包括对生命的敬畏心态,又包括对自然界的开放心态和探讨精神。当时我的母亲正处于癌症后期,与病痛挣扎的过程很漫长。我当时从老庄的生死观获得了一种安慰,觉得无论如何,生死整体还是值得我们敬畏。我母亲最后一次入院,我刚好患了流感,也住入医院。到我出院时,母亲已经去世。当时有一个念头突然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我要读老庄和《论语》的原文!我还发了一个愿:将来要到中国文化的殿堂里面,与那里的博雅君子进行对话。

这个意愿纯粹是凭空想出来的，因为我当时不懂中国文化。

读完了大二的夏天，我跑到小城一个中国饭馆，要求老板娘教我一点基础的中文。饭馆后面的住处就像一座中国文化的孤岛。老板娘对我最大的教诲就是如实地讲她的人生经历。我那时处于全方位的吸收状态，连她那口华侨英语对我也提供了不少文化信息。

我大三时一面在生物学实验室工作，一面修一年级的中文。我对中文的认真程度是惊人的。我发现中文字百看不厌：辨认起来可以发挥许多本来无“用武之地”的脑力。我读熟了拼音课本，然后拿着汉字课本反复听，以此方式认识中文字。我大三、大四时从来没有参加同学的狂欢聚会。只要一闻到啤酒味、大麻烟就躲到宿舍的休息室，一直读到深夜。我跟生物系的几位教授说要转学到一个有东亚语系的大学。他们请我到 Kent 镇的小饭馆为我饯行，还送我一个“购书钱”的“红包”（虽然不是红的）。因为他们的教诲，我一直在心中有双重的认同感，觉得自己也是“读生物学的”。

我大三夏天时，爸爸拿出 \$1500 让我去夏天的速成班读中文二年级。当时 \$1500 对一个工人来说是很可观的一笔钱。我爸爸不了解我为什么要读中文，但他支持我。我不敢懈怠。我答应爸爸，大学四年级时要同时修三年级、四年级的中文，争取于四年内按时毕业。我在哥伦布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工作：在州政府烈酒专卖局做通宵守卫工作。每两个小时要在长长的仓库里走一圈，在一些特定的地方“打卡”，然后回到看守棚，在记事本里写下“normal”（意为“正常”——编者注）这个字。我在存酒库的铁丝栅栏外面快走，而仓库工人养的狼狗在栅栏里面，每一次陪着我并行地走一圈。我的脚步快，半小时可以走完一遭，因此每两个小时有一个半小时的阅读时间。我在漫长宁静的夜晚里，读了第一本文言文的课本和一本现代

中文散文选。早上六点钟下班，坐公车回我哥哥那里，（为了省钱）在他的储藏室里用气垫打地铺睡觉，睡两个小时以后就跑到学校上第一堂课。下午下课以后又跑回家睡四个小时，再去上夜班。周末的时候基本坚持夜间阅读的习惯。

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俄亥俄，准备去台湾留学时，在旧金山停了几天。在路上的读物是托马斯·曼的《魔山》。这本小说讲的是主人公为了反思西方文明下的个人命运，不可避免地来到一个远远的眺望点，以局外者的距离感审视西方文明的过去与未来。我当时觉得自己与这本书的情节很有共鸣，觉得自己也在寻找一种距离感。

到台湾后，一面教英文一面在史丹福华语中心（台湾大学校园内）读书。我的老师之一是散文家亮轩。跟他上《水浒传》时，他劝我们不要花时间查生僻字，要把书当故事看。他是戏剧学院毕业的，跟我们讲课的时候把书中的人物、情节全都表演给我们看。我的另一位老师叫叶太太，当时已经80岁，她年轻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听过鲁迅先生兼课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跟叶太太上课，感觉到自己与历史接上了线。

还有台大中文系的教授金嘉锡，他在我们的中心兼课，教一门关于《庄子》的课。我上他的课，终于能满足读《庄子》原文的心愿，而《庄子》原文的文字比我想象的还好！

2. 塞拉的变奏

文
／
虎
培

我有机会，一定要读一读《蜂房》的。这是卡米洛·何塞·塞拉的作品。我还没有读，就知道它是好书。十年前我就买它了，但一直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也没有，也来不及读。我那时，一九八九年，差一点就读成了，结果还是没读。有时我翻翻它的结尾，欣赏里面的一段对话，陶醉片刻，又合上了。有时我在中间两页停下来，跟着它想象、猜测全书的结构，直到昏昏欲睡。

读好书要找到像样的精神、心情，它像是一种仪式。我花了三年工夫才找到了读《洛丽塔》的心情——与其说是心情，不如说是促使我们接近永恒的机运；我花了六七年工夫才真正读懂了《四个四

重奏》。同样，差不多十年来，我一直在读乔伊斯。我到最近才认识他，不是因为《尤利西斯》，而是通过他的《都柏林人》。对于我来说，伊芙林·沃、哈代、狄金森，都是如此。有些书你一下子就弄懂、读通了，被吸引住了：毛姆、契诃夫、格林、福楼拜。但有些书可不是这样，没这么容易、便当。你一开始看不懂，很可能是件好事，是你真诚的一面的呈现。马拉默德、辛格我一开始就读懂了，但是马克·吐温呢？要想真正加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既激烈又有趣的行列，一个人不花五六年工夫是不行的。

为什么罗素的随笔、他的简短的人物印象记写得那么独到、那么棒？为什么第二遍——时隔六年——读，觉得更棒？因为作者写它们时用了他一生的坎坷和动荡；因为罗素用了他一生对某些事件的关注和思索去写它们；还因为你这几年在别的什么说不出的地方又有了长进。作者和读者之间这种智力上的竞赛是活生生的，无休无止、并行、永远在运动着的，这就是文学永久的魅力之所在。一个只有大学经历，我的意思是指社会生活的实际年龄的人，凭什么一开始上来就能——他是这样要求——读懂《洛丽塔》？凭什么他要指责《掷钱游戏》、抱怨《蓝色恋歌》的艰深费解？读懂许多书都必须先要了解人生的甜酸苦辣——就跟造就作者一样，读者也是首先在其自身的灵魂深处造就好（潜在阅读）的。作者的创造并不是凭空臆造。他的存在，他的心灵、感知、表达方式都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严格到丝丝缕缕的程度——一个初出茅庐、乳臭未干——指其可能的灵魂性质——的小伙子凭什么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枯燥乏味？我的朋友中有很多说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不好看，太陈旧了，谢天谢地，这就是最好的夸奖了。克尔恺郭尔在其一九五四年的日记里说：“他们就是以向我表示不敬的方式来向我表